

銀幕短打

「植入電影」的高與低

文：朗天

活地阿倫拍完《情迷巴塞隆那》和《情迷夜半巴黎》，又推出了《情迷羅馬》(To Rome with Love)，而且還六年來首次重現幕前，飾演片中有伯樂之能的歌劇導演，影后茱迪戴維絲則是片中他的妻子。自仲春於歐洲公映以來，引起影迷們的熱烈談論。

國際大導演一般都喜歡進行系列創作，以彰顯他們的作者簽名式。系列形式又尤喜所謂三部曲。以往奇斯洛夫斯基有藍白紅三部曲；安哲羅普洛斯有歷史三部曲、希臘三部曲；活地阿倫本人不久之前也有迷失或命運三部曲（《迷失決勝分》、《迷失愛與罪》、《遇上塔羅牌殺手》），所以大家猜度這次歐遊三部曲會終於羅馬。

然而，看過電影的觀眾都不相信這老頑童會止步於此。不全因為考慮他的作者意圖，更是基於對今天電影製作與商業掛鉤的理解。

商業電影早已建立植入模式，所謂「植入」，便是借電影賣廣告，通常

是片中出現的道具（由飾品、汽車到糖果不等），使用了特定商品，鏡頭剪接通常有那些商品的特寫，美其名曰是相得益彰，謀取雙贏。

經典植入之例子，可能是《ET外星人》那次用了某名牌朱古力豆，作為片中舉足輕重、推動劇情的道具。

今天植入已成為荷里活甚至華語合拍片的常規。即使是藝術電影，也無法擺脫箇中融資的誘惑。「情迷三部曲」便是明顯例子。用一個歐洲名城作為故事背景，換取該地資金，以至變相為該城賣旅遊廣告，的確是一條財路。亞洲不少城市的文化局及旅遊局，也愈來愈傾向資助電影製作（其中不乏文藝作品），不少台灣電影近年便有這種集資成份。

不過，香港電影近來才有電影發展基金資助，植入手段也傾向或過於直接，大抵並非電影人不懂海外取經，而是建制無法配合全球化資本運作勢向，難免容易產生被邊緣化的感覺。

華麗舞台 失與得的悖論



事業起步，不甘心一輩子逛逛小街、過過小日子，於是不顧一切地向前衝。當有一天幸運降臨，真的站到了舞台的中心，突然發現，自己最想要的東西——自由、愛情、平常人的生活，原來一開始就有。

《DIVA華麗之後》講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生的悖論，不止是容祖兒飾演的名歌星如此，所有人都是在得得失失、失失得得間掙扎和再選擇。

從慘烈青春到戀愛分手再到事業選擇，彷彿是導演麥曦茵自己的成長軌跡，而她所擅長處理的情愛主題仍在，繁枝葉茂，星星點點只在難以捉摸的繁華背後閃亮。 文：Cate

還未成名的嚴靖怡（容祖兒飾）第一次在演唱會後台的化妝間傷心哭泣，被金牌經紀人文健新（杜文澤飾）無意中撞見，主動敲門安慰。靖怡帶著泣聲難過地說，「我真的好努力了！」文健新冷冷地回答，「很多人都好努力。」言外之意，很多事情光靠努力是不夠的，還要有運氣。

隨後他主動提出願意做其經紀人，打造她的演唱事業。再後來，嚴靖怡真的成了天后級巨星。不自然的，讓人將容祖兒和電影裡的那個歌后聯繫在一起。

「因為我很喜歡那些很努力的人，容祖兒就是這樣，但我之前被她微博上的一句話給感動了。她說，我其實也是一個人。有多少天王天后在聚光燈的下面，會有這樣的想法？」麥曦茵說。這部戲的女主角，容祖兒是不二人選。華麗背後，明星光環變成繁雜咒，硬生生的將下面的人拔出普通人生活的泥土。猜忌、競爭、排擠，以及時時不能停止的公眾曝光。「Joey（容祖兒）都經歷過這些類似的情況，也曾失聲、感情遭遇挫折等等。環境既然這麼殘酷，為何不離開算了？我和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，很難有答案。」

是舞台離不開他們，還是他們離不開舞台？麥曦茵傾向於後者，「這些做創作做歌星的，一定是非常熱愛才留下來的，你讓他們去做第二樣事情，很難找到價值認同。」

所以，儘管嚴靖怡再如何對經紀人要脾氣，再如何不在不同的酒店裡號啕大哭，但當站在台上，她依然是那個帶著驕傲神采的女王。直到



一次她去內地開演唱會，遇到一位盲人推拿師胡明，治癒了她身體上的傷痛。那是愛情的力量。

三段情的失與得

但麥曦茵的愛情處理，從來都是充滿人間煙火又曖昧不清的，所以，但凡帶著王子公主的浪漫童話都好景不長。「嚴靖怡和胡明的關係，更像是偷情。對於靖怡來說，她的事業是她的伴侶，遇上了胡明，才體會到作為人的快樂。」麥曦茵也是第一次與內地演員合作，原本在劇本中她放了很多感情戲給靖怡和胡明，但到剪輯階段，為了平衡影片的效果，又不得不大量刪減。

最曖昧也是最出彩的，是對歌星與經紀人之間的關係的描寫。「杜文澤演的經紀人文健新和嚴靖怡的狀態雖然最隱晦，反而最穩定。」麥曦茵說。從後來文健新為了捧紅靖怡而不惜一切的手段來看，說他是精明、狡猾又冷酷的生意人並不為過。一個一切以利當頭的人，究竟當初打動他讓他簽下嚴靖怡的是

甚麼，很難說。也許是真感動，也許是來自一個老獵手的嗅覺。總之歌手與經紀人彼此選擇，又彼此折磨。歌手越紅，經紀人的掌控力越大，對歌手的私生活也滲透得越深。麥曦茵原來的設計是讓文健新表白，後來發現，把曖昧推進一步，會讓所有進行的一切完蛋。「兩個位置的人的關係，有點像公主和騎士的關係，你要接受他是來幫助你的。王子就不同，王子可以生氣走人，但騎士不會。」

影片中的女二號Red，由曾獲第二屆超級巨聲總冠軍的林欣彤飾演。作為剛入行的新人，Red要面對的是選擇甚麼作為成名的代價。Red和男友之間擁有的普通戀人的那種甜蜜都成了賭注和砝碼。任性、賭氣、衝動、傷害和被傷害，猶如看到麥曦茵早期作品裡的形象。

最後，試圖以割腕自殺而作為最後的反抗的嚴靖怡，有沒有放棄帶著毒刺的明星光環，和那些不知道結局的愛情一樣



沒有答案。「愛情只有在深刻的矛盾中，才顯出它的力量。」保持結尾開放，麥曦茵把選擇留給觀眾。

作為自己編導的第三部作品，麥曦茵的變化已然很大。「我現在在生活和工作上都穩定多了，可是精神和情緒上反而更加迷失。因為有些東西你已經知道答案了，但然後呢？」不過，她更願意相信自己的小小改變令世界已經不同，「比如注意熄燈，少用膠樽等等。」除了拍電影，她也努力做一些電影之外的事情，比如寫小說、寫專欄、幫環保組織拍片。「雖然我不認同拍電影一定要有社會擔當，但作為一個人，應該對周圍的不公有一個態度。」



視事追擊

文：洪嘉

《走馬燈株式會社》 難以承受的人生

我以為日本的深夜劇，從此走上心靈療癒的路線。《深夜食堂》系列高收視、口碑勁，夏季檔有當紅偶像Hey!Say!JUMP成員知念侑李擔綱的《發芽》，以青春純愛收服一眾熟女姐姐的心，深夜劇忽爾成為兵家必爭之地。

轉個頭來一齣《走馬燈株式會社》，一開場是帶點陰森的客廳場景，垂吊着無力的男子，詭異的女子走近，直視鏡頭。我還以為療癒系要轉走《American Horror Story》的路線。

改編自同名漫畫的《走馬燈株式會社》，描述一家名為「走馬燈株式會社」的神秘公司，能夠為客人提供記錄其一生所有經歷的影碟，讓客人回顧自己的一生。此劇每集均是一個獨立的故事，僅由株式會社及在會社工作的神秘女子作為串連。飾演這個神秘女子的便是小田切讓的太太香椎由宇，每回出現均是不苟言笑，說着同樣的對白，活脫脫便是家政婦三田的翻版。

我們總是以為最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，卻不知道，當以局外人的角度，重新看回一生的經歷，才知道原來自己才是最陌生的人。僅半小時的劇集，不同的主角透過對自己人生的回帶，和對身邊人的審視，才發覺自己的生活，或許，便是一個大謊言。

殘酷真相

正如第一集中把未婚妻帶回家中，正準備結婚的隆廣，無意中在走馬燈株式會社的影碟中，發現自己那溫柔的母親，原來是拐帶嬰兒的犯人，而自己，則是那個被拐帶的嬰兒。這樣的事實還不算震撼，有點接受不了現實的隆廣，發現接下來的真相才愈發難以承受。癡癡着自己生父的養母，使計殺死了親生父母，最後為了孤立隆大，連未婚妻都慘遭毒手。

李昂的《殺夫》是抑悶地把事情進行到底，黃碧雲的《溫柔與暴烈》帶着那麼一點點的快感殺害了全家。《走馬燈株式會社》第一集中的養母，卻是不動聲息地行事，所有暴力與殘殺，全部都只靠着鏡頭細節交待，例如每死一人便會摺一隻的紙人偶，例如倉庫鎖頭上的血跡。那些不被明確披露的事實，卻也是人生中無法承受的真相。

第二集也是經典，念高校時拒絕了恐龍學妹的追求，在妻子懷孕時受同事誘惑而出軌的友樹，在備受同事癡纏的過程中，懷疑同事便是那個被自己拒絕的恐龍學妹，然而當他透過《走馬燈株式會社》的影碟，卻發現原來學妹早已在他身邊——尤其是當他坐在貌如天仙的妻子旁，抱起醜陋的嬰兒時，才發現真相，是如此的難以承受。

劇集就是這樣一集一集地，訴說着不同主角的一生，那些從沒被發掘的真相，原來才是保護着自己生活下去的安全網。

中國人說，難得糊塗。真相所帶來的，總是痛苦。



流金歲月

文：沙壹

杜娟的不歸路

朋友神通廣大，找來一盒絕版粵語片《危險十七歲》的錄影帶。我知道這是國語片女星杜娟參演過的寥寥幾部粵語片之一，之前一直無緣親睹，今回有幸，總算補足了記憶拼圖裡缺少的一塊。《危險十七歲》的女主角是1968年「香港玉女」冠軍李坤儀，杜娟只是戲份並不重要的配角。她飾演胡楓的姐姐，遭負心漢鄭少秋始亂終棄；她傷心欲絕，企圖自盡，幸好被人所救……現實中的杜娟，當然沒有那麼幸運，我們現在提起杜娟，必然將她與前輩林黛、莫愁、丁皓、李婷、樂蒂相提並論，她們都因為各種理由，選擇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，讓人無限惋惜。

回顧杜娟短短27年的人生，大約有超過三分之一時間貢獻在幕前。她的外形具有非常濃烈的自我風格——鬍曲的長髮、飛揚的雙眉、粗黑的眼線配合淺笑梨渦，這種前衛形象在當時保守的香港社會非常罕見，可說是走在時代之先，因此贏得「野女郎」的外號。而在杜娟演藝生涯最璀璨的邵氏時期，她簡直就像一條變色龍，可以是《紅樓夢》的慧婢紫鵲、《山歌姻緣》對歌招親的村姑，也可以是《第二春》任性的女兒，宜古宜今，動靜皆宜，她的自信與鋒芒，配襯起李麗華、林黛、樂蒂等天王巨星都毫不遜色，連金馬獎最佳女配角獎也成為她囊中之物，聲勢堪稱一時無兩。

致命的情傷

眼看只差一步就要晉身一線女星的行列，一段不幸的婚姻斷送了杜娟光明的前途，隨之而來有關杜娟的一切，都是負面新聞。或者是做慣了演員，杜娟天真地以為人生就像一個隨時可以修改的劇本，差劣的情節可以抹掉重來，於是她剪短了長髮，放下身段接拍了幾部粵語片，卻不知一切早已今非昔比。她後來重返邵氏，連做正派或者女主角的機會也得不到。《危險十七歲》正是攝製於杜娟自殺身亡的前一年，黯淡的化妝，淺淺的雙眉，即使操着一口流利粵語，仍然宛如行屍走肉，毫無神采，與我印象中的「野女郎」實在無法合二為一，令人不忍卒睹。她就是那時候開始喪失對未來的希望，終於生無可戀嗎？

人生有無數的可能性，無論我有多麼喜歡杜娟，我還是不認同她選擇的結局。杜娟的遺書條理分明，把身後事交代得清清楚楚，或者，她真的視人生為一場賭博，即使手裡拿着一副爛牌，仍然堅持押下所有賭注，直到最後一枚籌碼都輸光了，才捨得離場。正是這種任性，讓杜娟過早嘗遍人生的甜酸苦辣，也讓她比別人提早走完她的人生。無論再過多少年，能夠台上下台都擔當得起「野女郎」之名的，不會再有別人，就只有杜娟。



■杜娟